



塞瓦斯托波尔故事

列夫·托爾斯泰著

新文藝出版社

列夫·托爾斯泰

塞瓦斯托波爾故事

吳 岩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五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部描寫一百年前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的壯麗燦爛的特寫集。作者就是親身參加了光榮和艱苦的保衛戰的列夫·托爾斯泰。波列伏依說「這位偉大的藝術家不但以他那天才的、洞察一切的目光，看到了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的表面的圖景，同時還看到了俄羅斯軍人的優秀特徵，和爲保衛祖國底榮譽、獨立、奮起反對外國干涉者的俄羅斯人民的愛國主義。塞瓦斯托波爾故事寫得這樣生動逼真，直到今天並不減色，我們蘇維埃人，偉大衛國戰爭的目擊者和參加者，談起它來還不能抑止住內心的激動。」這一部波列伏依譽之爲「全世界特寫中的傑作」的好書，無疑地是會使我們感動、使我們得到愛國主義的教育。

LEO TOLSTOY TALES OF ARMY LIFE

根據牛津古典叢書 “Tales of Army Life”, Louise and
Aylmer Maude, 1935 年英譯本中 “Sevastopol” 三篇譯出

塞瓦斯托波爾故事

列夫·托爾斯泰著

吳 岩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大東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882

開本 850×1168 紙 1/32 印張 5 1/2 字數 118,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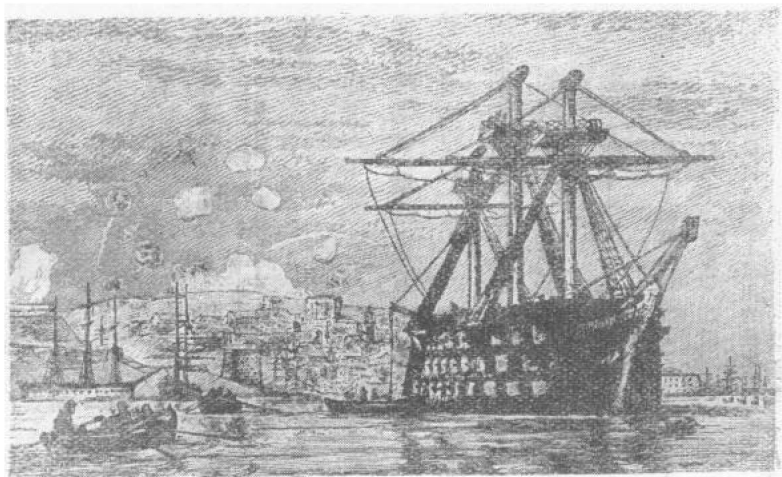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7,610 定價 (6) 0.70 元

目次

一八五四年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爾·····	一
一八五五年五月的塞瓦斯托波爾·····	三
一八五五年八月的塞瓦斯托波爾·····	六
後記·····	七



一八五四年十二月的

塞瓦斯托波爾

黎明的曙光正開始渲染着沙朋山上的天空。深藍色的海面已經廓清了暗夜的朦朧，只等第一綫陽光來到就開始歡樂地閃爍着光芒。一股寒冷的霧氣從海灣裏吹過來，硬而黑的土地上没有積雪，然而凜冽的晨霜在你的脚下格格吱吱的發響，並且使得你的面頰刺痛。只有遙遠的、不絕的海水的澎湃聲（偶而被塞瓦斯托波爾隆隆的大砲聲所打斷），突破了清晨的沉寂。戰艦上一切都是靜靜的。鐘打了八下。●

在北岸，白天的活動正在逐漸代替夜間的平靜：這兒幾個兵士帶着鏗鏘作響的步槍跑去換崗；那兒一個醫生已經在急急忙忙的向醫院趕去；而這兒又有一個兵士從戰壕裏爬了出來，用冰涼的水洗他的飽經風霜的臉，然後轉向猩紅的天際，作着祈禱，迅速地劃着十字；那兒一輛嘎嘎嘎響

着的韃靼駝車慢吞吞地走過去了，走向墓地，去埋葬它所幾乎載滿了的、血跡斑斑的屍體。當你走近港口時，觸鼻的是煤烟、肥料、潮濕和肉類的特殊的氣味。成千的五花八門的東西堆積在碼頭上：木柴、肉、堡籃^①、一袋袋的麵粉、鐵、等等。各個團的兵士，有的帶着袋子和步槍，有的空着手，都一齊擠在這裏，吸着烟，吵着架，把笨重的貨物拖到汽船上去，汽船靠在碼頭附近，烟囱裏冒着烟。舢舨上擠滿了各式各樣的人——兵士、水手、商人、婦女——這些舢舨不斷的靠攏碼頭或離開碼頭。

「先生，到格拉夫斯卡耶去嗎？請上船吧！」二三個老水手從小船裏爬起來，向你招徠着生意。

你選定了離你最近的小船，跨過那靠近小船躺在泥濘中的半腐朽的栗色馬屍，上船向舵柄走去。你撐離碼頭，環繞你的是大海，如今大海正在早晨的陽光裏閃耀着光輝。在你的前面，穿駝毛外套的老水手和亞麻色頭髮的小孩子，默默地穩健地划着槳。你凝視遍佈在港灣裏的漆着條紋的大船，像小黑點似的往來於一片燦爛的蔚藍之上的小艇；你凝視對岸，對岸顏色淡雅的美麗的都市建築，輝映在朝日的玫瑰色的光彩裏；你凝視防波堤附近的和沉船周圍的一綫白色的泡沫，沉船的黑色桅檣的頂

● 航海上稱爲八擊鐘。自四點半，八點半，十二點半，各打一下，每半小時遞增一下。因而四點鐘，八點鐘，十二點鐘，均打八下，故稱爲八擊鐘。

① 堡籃：防禦工事用的裝土的簍籠。

端，零落地淒涼地矗立在水面之上；你凝視朦朧地出現在水晶般的水天之際的敵艦，你也凝視槳划動出來的水沫和汨汨的水泡。你諦聽勻稱合拍的槳聲，越過水面傳來的從容不迫的人語聲，以及塞瓦斯托波爾的威風凜凜的砲火聲——在你聽來，砲火聲是越發緊張了。

想到你自己也身在塞瓦斯托波爾，你的靈魂裏就不可能不充滿了英雄主義和自豪的感覺，你血管裏的熱血就不可能不奔騰得越發迅速了。

「一直往前，經過康士坦丁戰艦，先生！」老水手告訴你，一面轉過頭來看看你所掌着的舵是否方向正確。

「它仍舊是大砲齊全呢！」●那亞蘇色頭髮的孩子，在經過時打量着戰艦說道。

「哦，當然囉。它是條新兵艦。柯爾尼洛夫就在這條兵艦上，」老水手也仰望着戰艦議論道。

「呀，瞧它在哪兒爆炸！」在長久的沉默以後，小孩子說道，一面定睛瞧着突然出現在南海灣高空的、一小朵白色的正在消散的硝烟，接着便是一陣急劇的砲彈爆裂的聲音。

「今天是新砲台在開火哩，」老水手又說道，無動於中地把口水吐在手上。「米希卡，現在使勁划吧！讓我們趕過那條駁船去。」而你的小艇就更快地越過海灣的巨浪，趕過了滿載着一袋袋貨物的、由士兵們不穩地笨拙地划動着的、笨重的駁船，穿過了停泊在那兒的各式各樣的船隻，迅速地靠近格拉夫斯卡耶碼頭。

成羣的灰色制服的陸軍，黑色制服的海軍，以及衣衫斑斕的婦女，熙熙攘攘地雪集在碼頭上。這

兒是婦女們出售着甜麵包，帶着茶炊的俄羅斯農民正在吆喝：「滾熱的斯別湯！」而也就在這裏，就在踏上碼頭沒有幾步的地方，散佈着生鏽的砲彈、榴彈、霰彈、以及各種大小不同的大砲。稍爲靠前一點是一大塊空地。那兒橫着幾根巨大的木頭，在木頭一起的還有砲車和睡着覺的兵士。馬匹、車輛、大砲、綠色的彈藥車、和架起來的槍枝，都在那裏。陸軍、海軍、軍官、婦女、孩子、商人，在川流不息的來來往往，裝着稻草、袋子和桶的車子，在鱗鱗地經過，間或也經過一個哥薩克，一個騎馬的軍官，或是一個坐着馬車的將軍。右邊是一條被一座防禦塞堵住了的街道，防禦的砲眼裏安着幾尊小砲，旁邊有個水兵坐在那裏吸着烟斗。左邊是一幢漂亮的建築物，大門上刻着羅馬數目字，門前站着抬了血跡斑斑的担架的兵士。你到處都會看到軍營底不愉快的徵象。你的最初的印象一定是最不愉快的：軍營生活和城市生活的奇怪的混合物——優美的城市和骯髒的露營的奇怪的混合物——不僅醜陋，而且看上去亂七八糟得可怕；你甚至會覺得人人誠惶誠恐，騷擾不寧，而且不知所措。但，你更仔細地打量這些在你周圍來來往往的人們的臉，你就會得到一種截然不同的印象。例如這個輜重兵吧，他正哼着歌曲去給三匹栗色馬飲水，這一切他做得那末安詳，顯然他是不會在這雜亂的人羣中搞得手忙腳亂的，就他說來，這人羣甚至是並不存在的，不論幹什麼工作——給馬飲水或是拖運大砲——他都幹得那末

● 大部分戰艦上的大砲，都拆卸下來用在要塞上了。——英譯者。

● 一種熱的飲料，用糖漿和檸檬或是蜂蜜和香料做成的。——英譯者。

沉着，那末自信，那末泰然自若，彷彿這一切是發生在都拉或是沙蘭斯克似的。你可以看到同樣的神情，在那路過的戴着潔白手套的軍官的臉上，在那坐在防寨上抽着烟的水兵的臉上，在那守候在過去的會議廳的門廊裏的兵士們的臉上，在那怕被泥土沾污了粉紅色衣衫而在越過街道時從這塊石頭跳起到那塊石頭的小姑娘的臉上。

是的，當你初次進入塞瓦斯托波爾，等待你的一定是大失所望。在這些人的任何一張臉上，你怎麼也找不到慌張和狼狽的表情，甚至也找不到熱情、堅決、或不惜犧牲的表情——根本沒有類似這樣的東西。你所看到的是平凡的人們平靜地進行着平凡的活動，因此你或許要責備你自己熱情過分，而你以北岸見到聽到的故事、描寫、景象和聲音為依據，所形成的關於塞瓦斯托波爾保衛者的英雄主義的概念，你也要懷疑它是否正確可靠了。但，在你陷入這樣的懷疑之前，你到稜堡去吧，去看看正在保衛陣地的塞瓦斯托波爾的保衛者吧，或者，最好一直跑進對面的大廈裏去吧，大廈一度作過塞瓦斯托波爾會議廳，現在門廊裏站着抬了担架的兵士。你在那兒就可以看到塞瓦斯托波爾的保衛者，就可以看到可怕而可悲的、莊嚴而有趣的、然而令人驚人和崇高的景象。

你走進巨大的會議廳。你一打開門就碰到觸目驚心的景象和氣味：四五十個斷手去足的和傷勢十分嚴重的病號，有的躺在病床上，大部分都躺在地板上。不要相信那使你在門口停步不前的感覺，這是一種錯誤的感覺。走過去吧，別以為彷彿來瞧瞧受難者是不好意思的，別猶猶豫豫的不敢走過去跟他們說話。受難者喜歡看到同情的臉，喜歡談談他們的痛苦，聽到愛和同情的言語。你在一排排的

病床中間穿過去，找一張比較和謊而又充滿痛苦的臉，你覺得你能够接近並且跟他說話的臉吧。

「你傷在什麼地方？」你猶豫地胆怯地問一個憔悴的老兵，他正坐在病床上，用溫和的眼光盯着你，彷彿是邀請你走近他似的。我說「胆怯地問」，乃是因爲親眼目睹別人的痛苦，除了引起深切的同情之外，還引起一種怕冒犯對方的感情，以及一種對於忍受痛苦者的深重的敬意。

「傷在腿上，」兵士答道，同時你自己也從毯子的摺痕上看出來：他的一條腿從膝蓋起都給割掉了。「現在，謝謝上帝，」他接着說：「我準備出院了。」

「你受傷很久了吧？」

「哦，五個多星期了，先生。」

「你仍舊覺得疼痛嗎？」

「不，現在我沒有什麼疼痛了，只不過在天氣不好的時候，我覺得小腿痛，其他的時候都挺好。」

「你怎麼受傷的呢？」

「在第五稜堡，先生，在第一次砲擊的時候。我把大砲瞄準了，正在走向第二個砲眼，那時候他就打中了我的腿，我就好像栽在窟窿裏似的。我一看——腿沒有了。」

「你的意思是說，當初你不覺得痛？」

「不怎麼痛，只是好像有什麼熱辣辣的東西碰了我的腿。」

「那麼，後來呢？」

「後來也不怎麼痛，除了他們把皮膚拉攏來的時候，那時可似乎痛得厲害。要緊的是，先生，不要想，如果你不想，就不怎麼痛。大部分痛苦都是因為想的緣故。」

這時候，有一個穿灰色條子衣服、腦袋上包着黑頭巾的婦人向你走來，並且參加你跟水兵的談話。她開始告訴你關於他的事，關於他的痛苦，他的四個星期生命危險的情況，以及他受傷時這樣的叫打架兵停下來讓他瞧瞧一陣排砲從我們的砲台打出去，她告訴你大公們怎樣的跟他說話，給他二十五個盧布，他又怎樣的跟他們說：如果他再也不能打仗的話，他要回到稜堡去教練年青人。當她一口氣講着這一切的時候，那婦人不斷地一忽兒瞧瞧你一忽兒瞧瞧水兵。水兵扭轉了頭，在他的枕頭上檢着絨毛，彷彿並不在聽她說話；而她的眼睛裏閃耀着一種特殊的歡天喜地的光芒。

「她是我的老婆，先生！」他用這樣的神氣說道，彷彿是說：「你一定要原諒她。你知道，胡扯一氣是女人的習氣。」

現在你開始懂得塞瓦斯托波爾的保衛者了，而且由於某種理由，站在這個人的面前，你覺得自慚形穢。爲了表達你的同情和景仰，你要說的話是太多了，可是你無法找到恰當的言語，而那些想到的言語呢，你又覺得挺不滿意。面對着這個人的緘默而不自覺的、偉大堅毅的精神（而且還不好意思把它的價值透露出來呢），你就默默地低下頭來了。

「好吧，願上帝保佑你早日痊癒，」你跟他說，轉向另一個病人，那人正躺在地板上，顯然是在說不出的痛苦之中等待着死亡。

他是個頭髮漂亮、臉部浮腫蒼白的人。他仰天躺着，左臂縮在後面，他的姿勢顯示出劇烈的痛苦。他的粗粗的氣息，困難地從枯焦的、張開的嘴巴裏透出來；他的遲鈍的藍眼睛向上翻着，而他的剩下來的，那截縛着綳帶的右臂，弓起在稀皺的毯子下面。咄咄逼人的腐肉的臭味，更加強烈地刺激着你，而貫穿在病人四肢之中的發燒的內熱，彷彿也侵入了你的身體。

「他昏迷不醒嗎？」你問那婦人，她跟在你的後面，彷彿瞅着她的親人似的溫和地瞅着你。

「不，他還能聽得見，可是病勢十分危險，」她又低聲說道：「今天我給他點兒茶喝，——哪怕是陌生人吧，對他也得有個憐憫之心——可是他却一點兒也喝不下了。」

「你覺得怎麼樣？」你問他。

受傷的人聽到你的聲音就翻滾着眼珠，可是他既看不見你，又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心發燒，」他喃喃地說道。

稍爲向前一點兒，你看到一個正在換襯衫的老年兵士。他的臉和身體都是紅棕色的，而且瘦得像個骷髏。一隻手臂已經完全沒有了。齊肩膀割斷了。他穩穩地坐在那兒，他是個復原了的病人；不過他的遲鈍而沉重的眼神，他的可怕的瘦弱，以及他臉上的皺紋，都表明這個人的生活裏的最好的東西，已經在痛苦中折磨完結了。

在對面的一張病床上，你看到一個婦人的蒼白柔弱的臉，充滿了痛苦，兩頰上泛滿了發燒的紅暈。

「那是我們一個水兵的老婆，她是在五號。」那天被一顆炸彈打中了腿的，「你的嚮導會告訴你。」那時她正把她丈夫的飯給他送到稜堡去。」

「腿割掉了？」

「是的，一直割到膝蓋上頭的地方。」

現在，如果你的神經是堅強的話，走到左手的門裏去吧；那兒是包紮傷口和施行手術的地方。那兒你將看到臉色蒼白陰鬱的醫生，鮮紅的血直濺到兩臂的肘部，正忙於給躺在病床上的上了麻藥的傷員開刀。傷員的眼睛是睜開的，他彷彿神經錯亂地，發出亂七八糟的、但有時是簡單而悲傷的言語。醫生們在施行着可怕的然而而是仁慈的手術。你看到鋒利的弧形的刀子切入健康的白色的皮肉，你看到傷員發出可怕的、驚心動魄的叫喊和咒罵，甦醒過來了。你看到醫生的助手把割下來的手臂丟到角落裏，而就在同一個病房裏，你看到另一個躺在担架上的傷員，他瞧着手術的施行，他輾轉呻吟，精神上豫期的痛苦，超過了肉體上的疼痛。你將看到你心驚肉跳的陰慘慘的景象；你將看到的戰爭，不是秩序井然的美麗而輝煌的隊伍、音樂和瑟瑟的戰鼓、迎風飄揚的旗幟、躍馬前進的將軍，而是戰爭的眞面目——流血、受苦和死亡……

離開這痛苦的屋子，你一定會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你會深深地呼吸新鮮空氣，意識到自己的健康而感到慶幸。然而，想到這些痛苦的景象，將使你認識到自己的無足輕重，你也就會平靜地毫不遲疑地走向稜堡。

「跟這許多死亡這許多痛苦比起來，像我這樣的渺小如蟲豸的人底痛苦和死亡，又算得了什麼呢？」可是，蔚藍的天空，輝煌的太陽，美麗的城市，敞開大門的教堂，四面八方走動着的軍人，這種種景象會使你的心境立刻恢復輕鬆愉快的常態，關心小小的得失，熱中於當前的事物。你會遇見一個軍官的出喪的行列從教堂裏走出來，粉紅色的棺材由飄揚的旗幟和音樂伴送着，而稜堡的砲火聲也會傳到你的耳邊。但這些事物不會喚起你先前的思想。出喪似乎是十分美麗的軍隊的行列，砲火聲似乎是十分美麗的軍樂，這些景象和這些音樂，都不會勾起你在醫院裏襲上心頭的那種關於痛苦和死亡的鮮明的感覺的。

走過了教堂和防寨以後，你就進入了城市日常生活最熱鬧的區域。街道的兩邊掛着商店和酒館的招牌^①。商人，頭上戴着帽子或包着頭巾的婦女，服裝漂亮的軍官——一切都說明了居民的堅定、自信和安心。

如果你想聽聽陸海軍軍官們的談話，走進右邊的一家酒館去吧。那兒，你一定會聽到他們談起昨天夜間的事，談起小妮子芬尼亞，談起二十四日的戰事^②，談起炸肉排怎樣的又貴又不好吃，談起伙伴

① 塞瓦斯托波爾的第一次砲擊是在一八五四年舊曆十月五日，即新曆十月十七日。——英譯者。

② 處在大部分沒有文化的居民之間，招牌往往是畫着麵包店畫着麵包和麵包卷，鞋舖畫着靴子和鞋子，等等。——英譯者。

③ 舊曆十月二十四日，即新曆十一月五日，英克爾曼戰役的日子。——英譯者。

之中某某等怎樣的被打死了。

「今天我們那兒的陣地上糟糕得一塌糊塗！」一個頸子裏打着綠色領結的，沒有鬍子的年輕漂亮的海軍軍官，用男低音說道。

「你的陣地在哪兒？」另外一個軍官問道。

「噢，在第四稜堡，」年輕軍官答道，聽到「第四稜堡」這幾個字，你一定會更加注意地，甚至是懷着一定的尊敬地，瞧着這頭髮漂亮的軍官。他的過分瀟灑不羈的神氣，他的指手劃腳，以及他的高聲談笑——以前你覺得是裝模作樣的，現在可似乎是一種特殊的戰鬥的心境的表現，是在一切經歷過危險之後的年輕人身上都可以見到的一種心境。然而你還是希望他講到砲彈和子彈怎樣把第四稜堡的事情搞得糟糕的。根本沒有談到這檔子事！把事情搞得糟糕的是爛泥。「簡直跑不到砲台那邊去，」他繼續說道，一面指點着他的長統靴子——爛泥直沾到小腿以上。「我喪失了我的最好的砲手，」另外一個人說道，「正好打中了他的額角。」「那是誰？米丘興嗎？」「不……混帳東西，你究竟給不給我拿小牛肉來啊？」他對侍者說道。「不是米丘興，而是阿勃拉莫夫——那末一位英雄好漢。他參加過六次突擊。」

在餐桌的另一角，坐着兩個步兵軍官，面前放着幾盤炸肉排和豌豆，以及叫做「波爾多」的克里米亞酸酒。那個穿紅領子大衣佩兩星肩章的年輕軍官，正在跟另一個穿黑領子大衣肩章上沒有星的老年軍官，談論着阿爾馬戰事。年輕軍官已經喝醉了，他說話之間的停頓，臉上猶豫的神色——表明

了他在懷疑別人是否信服——特別是他所講的他自己在戰役中的行動：那是太重要了，情況也太可怕了，因而顯得他的話跟真正的事實是距離過遠了。但你對這一類將長期在俄羅斯全境流行的故事，並不感到多大的興趣；你急於要到稜堡去，特別是你已經聽到過那末許多那末各不相同的故事的第四稜堡去。不論哪一個人說起他會到過第四稜堡時，他總是帶着非常的快樂和驕傲。不論哪一個人說是「我要到第四稜堡去」時，他往往露出微微的激動，再不然就是過分的滿不在乎；如果不論哪一個人要想愚弄你，他就說：「應該把你送到第四稜堡去。」當你遇見抬担架的人，你問：「從哪兒來？」回答往往是「從第四稜堡來。」關於這個可怕的稜堡，流行着兩種完全不同的意見：一派是那些從來沒有去過那兒的人，堅信凡是去的人準死無疑；另一派是那些生活在稜堡裏的人，例如那個頭髮漂亮的海軍軍官，他講起第四稜堡時却告訴你：那兒是乾燥還是泥濘，壕溝裏是冷還是熱，等等。

你在酒館裏消磨了半小時的當兒，天氣已經變化了。籠罩在海上的霧，已經凝聚成爲暗濛的灰色的潮濕的雲霾，把太陽遮蓋住了，一種陰慘慘的雨夾雪驟然下降，打濕了屋頂、人行道和兵士的大衣。經過另一道防寨，穿過門，向右轉彎，你就走上了一條廣闊的街道。在這道防寨後面，街道兩邊的房子，都是沒有人居住的：沒有招牌，大門上釘着木板，窗子打得粉碎，這兒一角牆垣被打塌了，那兒一個屋頂被打穿了。建築物看上去像是飽經憂患的老兵，甚至彷彿是驕傲地、多少有點兒鄙夷地瞧着你呢。你走在路上，被那散佈在地上的砲彈片所絆倒，跌進石子地上積滿水的彈坑裏。你遇到了、趕上了一隊隊的兵士、哥薩克和軍官們，偶而也遇到一個婦女或是孩子；不過不會是戴帽子的婦女，而是